



小鸕鷀打架。



大山雀  
的博物旅行

## 会抓鱼的“水葫芦”

□张海华 文/摄

宁波有一种很常见的水鸟，外号叫“水葫芦”——因为这种鸟的外形又圆又短，时而浮于水面，时而潜入水下，在水上浮浮沉沉宛如葫芦，故名。它正式的大名乃是“小鸕鷀（音同“辟梯”）”。

宁波的鸕鷀共4种，除小鸕鷀为留鸟外，凤头鸕鷀、黑颈鸕鷀、角鸕鷀均为冬候鸟。这几种鸕鷀，都是善于潜水抓鱼的“水葫芦”。随着秋意渐浓，后三种鸕鷀陆续从北方飞来宁波越冬。

### “爱恨交织”的池塘

别看秋冬时节的小鸕鷀总是安静地在水面游荡，实际上，等到繁殖季节，它们也有凶悍的时候。有一年4月，在慈溪海边的一个水塘内，不时传来小鸕鷀独特的尖厉颤音，竟有好几只小鸕鷀在不同的角落“捉对厮杀”，水面上弥漫着看不见的硝烟。

我隐藏在岸边，用“大炮”拍下了两只小鸕鷀打架的全过程。跟人一样，它们在动手之前，先面对面用很高的音调怒骂几声，骂了还不解恨，有一只便率先发动攻击，只见它迅猛地对方扑过去，用尖嘴猛啄对方。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，一会儿跳起来猛踹一脚，一会儿摁在水面下翻腾，只见水花四溅，竟分不清谁是谁，也判断不了谁胜谁负。打了好一会儿，其中一只终于吃不消了，企图撤退，但它的对手已杀红了眼，马上又追上来猛顶撤退者的屁股。心怯逃跑的那只明显已体力不支，企图遁入水下，谁知被进攻者跳起来猛啄，逃跑者无奈再次奋起迎战，双方有时竟嘴对嘴咬在一起。

等争夺地盘与配偶的硝烟散去，小鸕鷀夫妻开始筑巢。它们的家，真可谓“浮家泛宅”，有的在芦苇丛中，有的在浮动的水草上，亲鸟叼来草叶、草茎等物，垒成一个小窝。刚破壳不久的雏鸟长得极为可爱：黑色且多褐色条纹的身体，看上去像个小绒球；粉嘟嘟的小嘴，尖端是白色的；乌溜溜的眼睛，流露出稚气的神情。三四个小宝宝游累了，或者有点风吹草动，就会躲在妈妈（或许是爸爸，因为小鸕鷀雌雄难分）背部的羽毛中，只探出一个个小脑袋，像坐船一样，甚是自在。当爸爸叼着小鱼小虾回来，小家伙们便立即兴奋起来，争相钻出妈妈的羽翼，扑腾着柔嫩的翅膀，张开小嘴抢鱼虾吃。那时候，看着这一温馨的幕幕，真觉得这池塘美丽得像是在童话中。

### 华丽换“春装”

从10月下旬开始，我们看到的鸕鷀，几乎都是它们的冬羽（即非繁殖羽）。所有的鸕鷀都会换装，它们的冬羽与夏羽（即繁殖羽，又名婚羽）完全不同，换羽前后可以说是“判若两鸟”。待到明年早春，最早从2月下旬开始，鸕鷀们就开始换羽了。它们都开始脱下色彩低调的“冬装”，逐渐换上明艳的“春装”，到3月下旬，绝大部分的鸕鷀都已换装完毕。

秋冬时节的小鸕鷀，完全就是一只褐色的鸟，羽色比麻雀还单一。而在春夏繁殖季，它却成了一只近乎黑红色的鸟，尤其是暗红的颈部在阳光下还微微泛着金属光泽，嘴边还具有明显的浅黄色斑。

凤头鸕鷀是宁波体型最大的鸕鷀，冬天在海边的水库中最容易看到。它静静地在水面徜徉，脖子修长，姿态妩媚，回头时宛如嫣然一笑的淑女。在冬羽时期，凤头鸕鷀的喉部是雪白的，所谓的“凤头”也只是一小撮微微翘起的短发。一旦换成繁殖羽，其喉部就变成了黑红，仿佛下巴长了威猛的络腮胡子，而“凤头”则成了“爆炸式”的很酷的发型，如同狮王一般。

黑颈鸕鷀的换装幅度更大，完全可以用“华丽转身”来形容。冬羽的它，全身都是素净的黑白灰：灰黑的头部与背部、从白过渡到灰的喉部，除了眼睛血红之外，一切都是平淡无奇。到了2月底3月初，少量黑颈鸕鷀开始急不可耐地脱去冬装，浓墨重彩地打扮起来，总体来看，是主色调由“黑白灰”变成了“黑金红”：整体仍是偏黑色的鸟，但这黑色之中已经融合了深红；最炫的部位当属头部，脑后长出了一簇呈扇形散开的金色的丝状饰羽，让它看起来气度非凡，如同即将出席盛大舞会的贵妇人，不惊艳全场决不罢休。

### 伏击拍鸕鷀

所有的鸕鷀都很警觉，稍有动静，就轻轻腾身一跃潜入水中，无影无踪。因此，想要近距离拍到它们实为不易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们得到了一个拍黑颈鸕鷀的好机会。那时候，在镇海的岚山水库的一侧，尚有一个小小的供渔民使用的码头，水边总是停泊着一两艘小船。有鸟友偶然发现，由于码头边小鱼成群，因此吸引了成群的黑颈鸕鷀围拢过来捕鱼。我闻讯过去，躲在小船的船舱里，把“大炮”架在舷边，只露出脑袋，即可拍摄。果然，由于鱼儿多，黑颈鸕鷀们忙着追逐美食，胆子明显变大，有时竟会游到离我只有三四米的地方。

说起角鸕鷀，那可是罕见的宝贝，这种鸟数量稀少，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粗粗一看，冬羽的角鸕鷀长得挺像黑颈鸕鷀，但有两个特征泄露了它与众不同的身份：一，嘴角边有一条红色的“血线”；二，嘴尖跟小鸕鷀一样，呈白色。

2015年12月，在慈溪海边，鸟友“古道西风”发现了一只角鸕鷀。我们去拍的时候，发现这只角鸕鷀始终沿着水库的岸边附近巡游觅食，从水库的某个角一直游到对岸的另一端。一开始，我们跟着它的前进轨迹追拍，但始终拍不好。后来，大家弄明白它的活动规律之后，决定打一场“伏击战”。水库的一侧，有一个半岛状的突出部，我们就事先趴在该突出部的草丛中，把“大炮”搁在豆袋上，然后以卧姿“瞄准”。果然，没多久，角鸕鷀便迎面而来，越游越近，大家终于拍到了几乎与水面平行的低角度、近距离照片！尽管拍完站起来时，个个腰酸背疼，手掌也被石子硌得疼，但个个笑逐颜开。

对于这只角鸕鷀，原本我们有更高的期望，即希望在次年早春时拍到它的婚羽。然而，天不遂人愿，别说拍到它的婚羽，实际上没过多久，这只角鸕鷀就找不到了。

### 熟悉而陌生的朋友

曾经带孩子们观鸟，见到小鸕鷀时，我就开玩笑说，如果大家实在记不住这么复杂的词，不妨暂时先记住“小PT”，只要不说成“流鼻涕”就行啦。小朋友们都哈哈大笑。

小鸕鷀真的太常见了，只要稍微像样一点的池塘或一个小湖，水质过得去，有些水生植物，那么基本上都会见到它们，比如在市区的日湖公园就有不少。平时，小鸕鷀多数是单独或成对活动，但到了冬季，在海边的湿地中，有时会见到数十只乃至一百多只的大群。

但常见归常见，真认得它的人却不多。很多人看见在水面上游的小鸕鷀，都会说：“瞧，小野鸭！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判，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从未认真观察过小鸕鷀。其他不说，鸭科鸟类的嘴通常是扁扁的，而小鸕鷀的嘴却是尖尖的。小鸕鷀几乎不会在陆地上行走，也不善飞行，所以浮游于江湖是它的最爱。若有人走近，它第一反应是将身体往前一耸，头先后后，钻入水下——就跟它潜水抓鱼时的动作一样，等它再露出水面时，早已在安全的远处。有时实在被逼急了，它才会先在水面踏波助跑，然后作短距离飞行，随即又落入水中。小鸕鷀脚上有蹼，身体灵活，在水底追鱼很内行，在鱼多的地方，有时甚至会看到受惊的鱼儿蹿出水面。当然，小家伙嘴太小，只能抓小鱼小虾。



角鸕鷀



小鸕鷀一家



凤头鸕鷀(繁殖羽)



黑颈鸕鷀(冬羽)